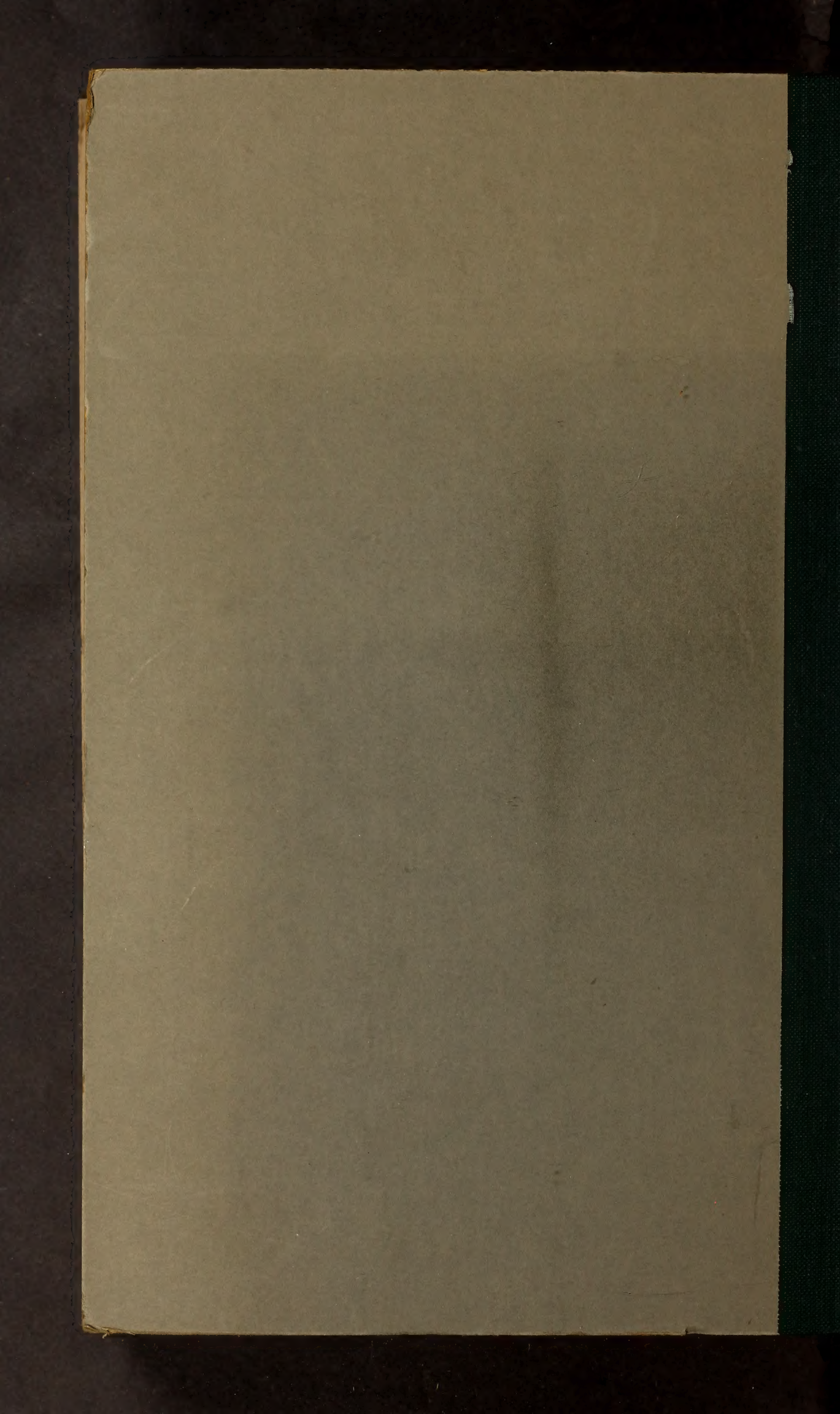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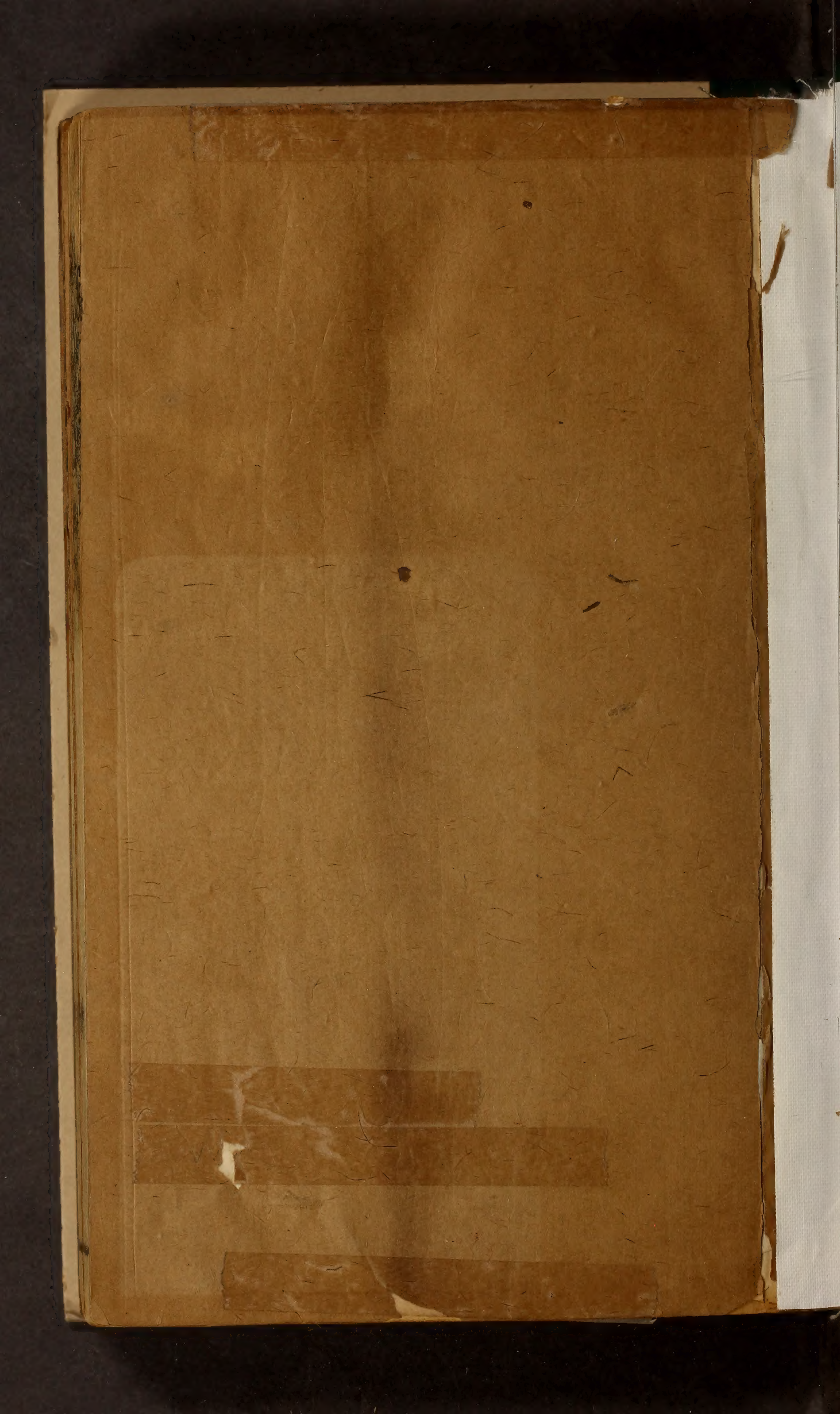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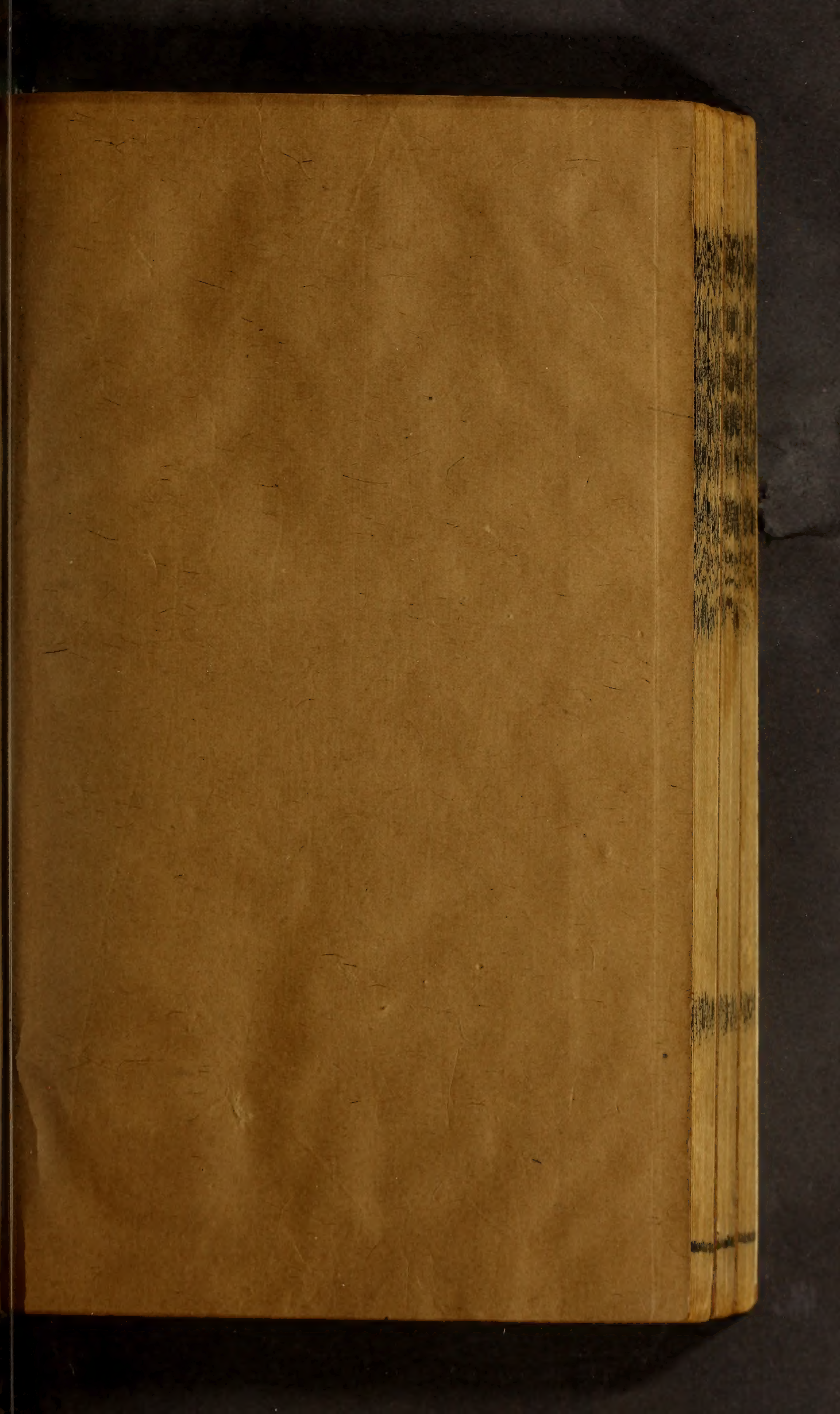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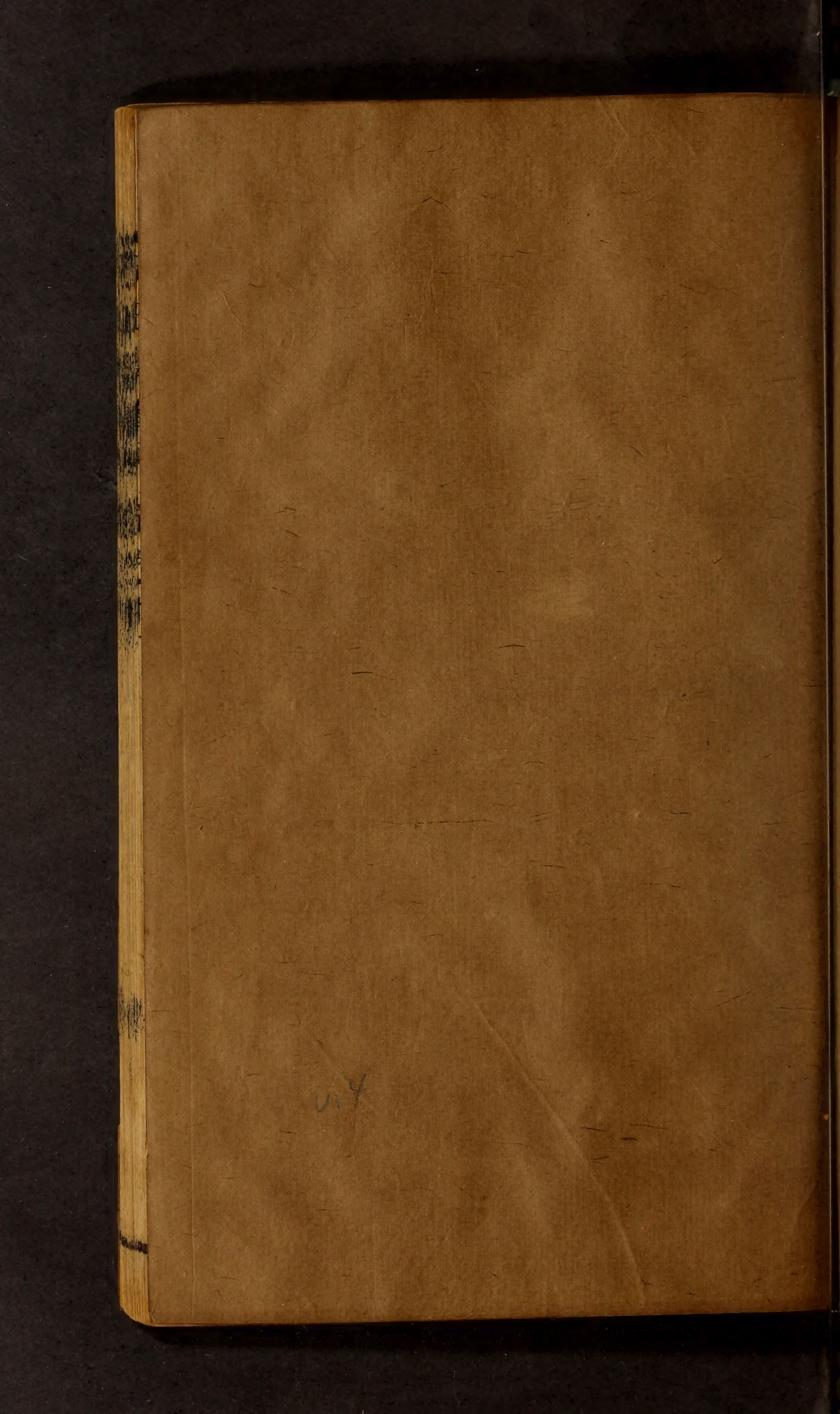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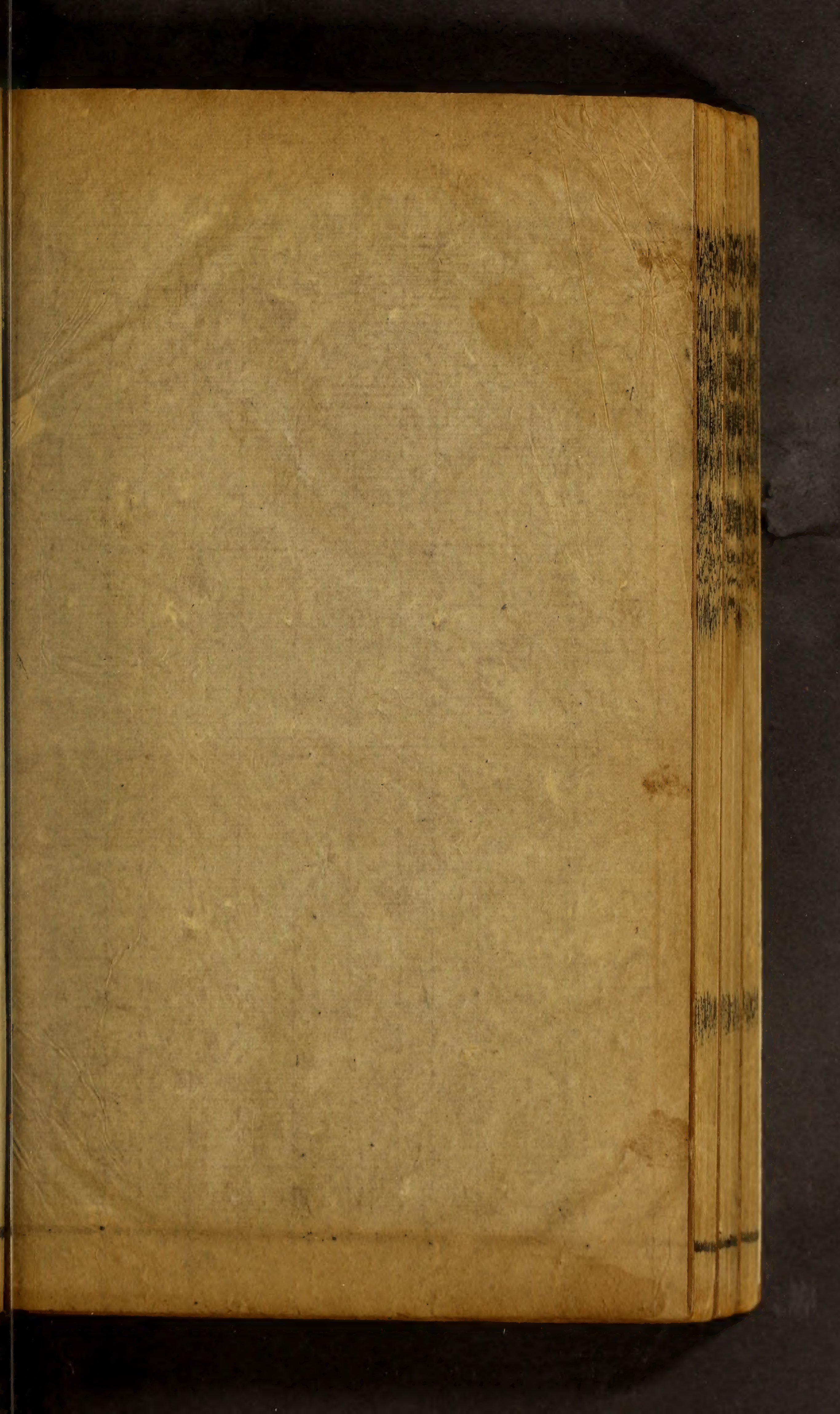










方正學集卷之十一

寧海方孝孺希直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書

復鄭好義

惠書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始而恐、旣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菲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旣竭其志力以爲養。殆其歿、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

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已○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闒入○其、文、荷、傳○則、其、事、亦、罔、以、不、怠○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闒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兒之所知也○今不以

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為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為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叙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為未至而歸咎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以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承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為罪

可知矣。嗟乎、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途。恤恤乎其自悲、先人之歿。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若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謂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非是。而惟道之趍。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乎。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

夏鍾曰禮云人子善則歸親苟爲人子者無善行可歸之親徒將朋友之文以爲揚親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多
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
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
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
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
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
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
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患愛間有
及於其身剴切過闕輒頹爾變色以爲發已之短或

陽受而陰疏之。今不特不加以怨。而引咎不惟不忍疏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淺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忽之以爲不足改。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今吾兄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刮滌之不亟。假而事有大於一言者。其有聞人之言而不改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兄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而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已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衆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畀

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倘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窮深盡變之論○開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缺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處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叅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爾、躬書不謹、餘畱面談、

夏鍾曰婉而切先生眞好朋友也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狀入、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領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

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汚壞○上曠下乖○至於顚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自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

者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其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

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探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愚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既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自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謂

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愼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道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談、感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

夏鍾曰此書所評漢唐宋優劣遂爲千古定評所云宋爲上者指濂洛關閩諸大儒而言其指蘇氏父子與王氏也唐李習之復性平賦二書河嘗不杰出但只可云一言幾道豈能如宋之大備者乎

又

自足下別去、屢辱枉問、懷欲裁荅、而居處僻左、不與

往來者相聞、念雖寄書、必不能達、又意足下在太學、與天下英俊、相講切、言道理文章者如林、日有所得、以開拓其智識、僕縱欲有言、豈能出足下聞見之外哉、以是執筆伸紙而復棄去者數矣、近復承書懇懇、然以弗獲相與問學爲歎、如僕之獨學寡徒、固當發此歎、於足下、而今乃反施之於僕、足下之意、則厚、矣、顧、僕、豈、其、人、哉、僕於人事都不通、獨古聖賢之書。則若與已意合。時或有所是非感發。輒寓諸文辭以自見。當時君子。不察其愚。而謬加寵引以爲可敎。坐是得虛聲於時。而亦以是不能及聖賢之門戶。每觀古

人道德事功之盛慚悔攻中若無所自容以是濺自
懲創不敢有所作夸辭遊辯徼有與舊時類者或毀
棄之默坐一室溫習四書五經求其微意之所在大
（絶好工課眞乃聖賢成己成物的學問）
法之所寓察諸身心而驗於事為蓋欲自致於寡過
之地而推其餘以及人其私指若此而未知其能至
乎否也足下以卓越奇毅之才志之所向何所不達
然所宜慎者在乎無蹈僕之所悔而求古人學術之
大全耳古學之弊莫甚於近代為士者以文辭為極
致而不知道德政教為何事為治者以法律為極功
而不知仁義禮樂為當行士習益卑而治效愈下此

豈古人所望於後世○天下所願於君子者乎○如僕之○鄙陋、既無可用於時、故深欲爲朋友言之、庶幾復見古人之盛○使聖賢之學○衣被海内○固有志者之所樂聞也○左民爲學、近復何似、王微仲兄弟、一至於此、可哀、金陵城中數千萬人、惟此二人可語耳、趙彥殊近在何處、聞已見其文、得無與僕者時所稱異乎、要知、如此輩人○皆不易得○能益求其大者則甚善○若止以已能者爲足○則可惜也○太學之士、與足下善者爲誰、亦有相箴規者否、僕近得陳元采書、頗有一二語見教、殊喜之、不忘足下有所見、須以敎我僕感之深、

亦不敢隱也

夏鍾曰自責勉人俱極懇切

荅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郎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千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

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

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慕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傳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没當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攖攖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

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之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是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

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暇無聊、不能一一、

夏鍾曰古人刻書皆身後事序亦子孫求之後人刻于生前序亦及身求之此篇言序之無益最妙

荅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聞、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平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玉琦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典籍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

待粱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亾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愚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瞑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眞是可厭）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為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為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胃中慰悅然未知遐

下之淡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嘗有一人以文相䀆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釋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

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為也以之為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為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

哉。然賈生之勸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康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隕獲。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強。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驊駃騠蒲梢。而逐伏櫪

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修飾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illegible]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夏鍾日先生所不滿者賈韓總爲其未純乎道耳惟未純乎道故急于求用安乎爲先生所詆也

荅王秀才

前辱見臨、且徵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恥爲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願疑○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

以荅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爲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乏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爲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卽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爲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

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illegible]

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吾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為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

辯得倒

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違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違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佹嘗可喜之論袪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擯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勿溺於世

晉得壽

俗勿為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為虛器勿以政教為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夏鍾曰古人于文章是非進退亦無定見退之進相如而退賈誼亦如考亭之推介甫而絀子瞻也

荅俞景文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為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

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

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聞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漓薄視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職故求文章者必於穹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眞可笑）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冀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

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亾而其美亦亾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况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歟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

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有以取之。其必有以識之矣。其何敢知焉。

夏鍾曰孝子善爲親圖不在得可傳之文而在可傳之人比不在乎位而在乎文之說尤進一層

與樓希仁

得西行書。勝接面談遠甚。信乎足下之辦於辭也。文章雖小事。人謂之能言。僕初不知識。及出道歷吳楚至齊魯與梁趙秦晉之人交。聞人談論能言者聲和而音雅。詞切而義明。理約而不亂。端多而不複。聽之使人灑然不倦。不能言者。緣目口吃吃不能達意。雜亂澀滯如醉夢中語。或故以蠻音俚說嘲哦噢噫。僾

人意悶不樂。然後悟文之美惡正類此。讀司馬遷史記。終日數卷不倦。及覽褚少孫日者龜策等傳。未終紙已欲棄去。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

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楊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僕固楚粵語者然頗嘗與中國人談喜足下相知聊一出口

夏鍾曰在審所言者何事一句大妙知此上下數千載之書若與面譚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窬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

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膽、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摭、拾、竄、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愚騐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于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

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其進于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亢柔、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倀倀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總爾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

禁其不爲書有感也

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已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穫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于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于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惰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詫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

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墨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夏鍾日先生于朋友好切直于文章好抱負自是不同其銘坐四語亦佳

與鄭叔度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

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捽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

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徦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儒可弄。輒私相目。謂鈍愚人。獨頹季翁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

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别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

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視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夏鍾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必如先生方免四者之譏

荅劉養浩

一自為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于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讀此一段知方公過韓柳遠矣

此是先生進步處今

無幾吾兄于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于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手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

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夏鍾曰古人歸宿之地何在學者正須參求莫爲無用文字混過

荅許廷愼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竊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踸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竊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

斗為天所
蹙焦焉求
文者所迫

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邪、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臆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並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駿

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挽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嘗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夏鍾曰讀中一段造物且忌文士何况俗人宜先生之願以所能歸諸造物也恨恨笑笑

荅俞子嚴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

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已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悅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仿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徂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速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夏鍾日[illegible][illegible]諸書多
類王臨川○[illegible]等是也

方正學集卷之十二

臨海方孝孺希直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題跋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嗤咲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

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作跋）。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夏鍾曰淡秀跌宕可誦可玩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

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夏鍾日好
將銀筆述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

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惟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微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夏鍾曰陳明卿先生云詼諧一宗流毒頗遠避世金馬門中此句便落詼諧旨哉斯評也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群臣後

爲贅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
足稱者豈■■巳之故苟汗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
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
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
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絜身以避之不能決
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
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群
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
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
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

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爲司馬氏所陵刦。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夏鍾曰老瞞如何瞞人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

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夏鍾日此種題跋極肖蘇子瞻以中多見道語故也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閒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遲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夏鍾曰書家之難在風度一有法度便有刻畫痕往觀右軍帖意其如此今于公所題楷書益信其然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人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迭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書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

輝此圖。乃避地新目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夏鍾曰米氏與呂范程蘇並擅一時之名此六書所以首象形也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

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卹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覓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目。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寃。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

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厲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夏鍾曰勝負一時是非百世兩句不易之案彼小人者何知有百世之譏其後者乎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修元史文辭爲史官最及使南■一死爲群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奬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

韓退之爲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可父鍾曰題辭可與退之傳並傳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祗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

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礲磋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夏鍾曰儒者存心濟物必有所濟居位而不能濟物可惜此位矣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

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夏鍾曰銘墓之文以少爲貴多則失之諛矣篇末以善士二字許處士亦妙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鐃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觀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

足以明道○則傳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著○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群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傳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鐃歌十二篇○以宣敭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

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修其職者甚衆今叅
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輙有所作使假之以
位[illegible]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
志述著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
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
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
浩加勉焉

夏鍾曰文人遭逢有幸有不幸豈限于才之謂耶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

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訴○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于朝○皇上垂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之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晴○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邪○盛○事○而○已○哉○

臯鍾曰想見
太平氣象

寧海方孝孺希直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祭文

祭王太史公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繫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遠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我羌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上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饎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

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葢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

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其有窮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于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

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玆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崛嵲。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淸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悰。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下枯。鶡雀啁之。蛟龍天遊。

霖雨九士。一或泥蟠。蛙蚓獻傲。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華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澨。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與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煢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妒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illegible]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禰青蠅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學仙所稱○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間之○當究其禰○靑紫盈天○
千載是託○歲月逍遙○忽二十年○志大載成○羅孫公門○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旣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淡灣童旄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況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謏黷。銜哀卽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千、宋初十五世祖、二

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璽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略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擧手畫。横分竪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

刻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蕃易董爽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

堅○知先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淛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爲盜者○或迫於饑寒○或袪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柰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荅納失里至郡

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刧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鄰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

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淡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亾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略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辯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呼所目號

稱愚菴先君旣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寵以書幣來徵先君以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遝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關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入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

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劾、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舊、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游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冬、倉附火、而葦則蓋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服○君、先君不與辯、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於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為非常之恩○不可不盡

方。到部、為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為師。童子未備者充選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為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為射圃。造弓矢。置旗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為師。為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闕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

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册書。列民之丁產為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歉、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亦。所辭。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

責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卽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寄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卽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郡祠。涕泣

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遠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飢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早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

不收民至謂倉爲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
敢出聲遇將穫斂頒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羣集
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當
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
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巳民不使有絲毫怨抑
嘗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
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
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
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
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

托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巳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因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墠置祭器祭服湢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忒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内卑陋汚濕

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嚴。百需之具。畢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作室水。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處審。出入意表。泗水經鄒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濤。地勢高瀉。故搆石爲閘。而時啚洩之。曾橋棗林二閘。歲壞石與河中。舟道艱之。役閘丁絙壞石。治磚灰維上集處之。故以葦園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大令。編民居爲晉。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暇。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

堆几群辯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
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
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酧決無不
如意一軍稱能承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
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
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
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
言者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
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
為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

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嘗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挂楹示不妥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俾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頭童議謫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卒奔走閤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

大正學[illegible]卷之十三

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棄之至敢褻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儥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貲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絲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

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葦廗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管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歸鴈脩書先君郤去與絶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蒭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

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嘗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眞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

君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藁。有汙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夆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

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之位不顯以殁。殁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墓表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有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為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

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倜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册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

民介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遏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柰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於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

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令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令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

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潁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修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猷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葬。其在潁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

昇昇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玆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行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

孫其昌尚勸爲善○顧強佐我并遷四明之定海二句下不書某官疑有缺誤

戞鍾曰誰謂吏椽無賢者乎

蔡無贊并序
見蕭日若門吏

詩其人以尚觀於善二句丁不書某官堅市北荒
兩蕆也我并還門明之定而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閒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葢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辨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

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討破取二盜將如探穀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輙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刼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

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為○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闚○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

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禁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剖落鋩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項再娶呂氏生某項葬君于某[illegible]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塟君爲人

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
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
能言士多死於言爲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
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
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藴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
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
才則孔豐邦之選也何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
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
遠也

叟鍾曰題奇士
叙事尤奇槩然

其以道節○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之○交致客千餘
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此嘗謂古昔
抗言○其多取於古○漢士○多以○謀○取困○因謂昔不若
慕之全○此要非為論○彼不善○於用○舍○行○以取之○非智
議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觀●將察變不以待變為□
謂善用○其智辯者非○斯語曰[illegible]言之辯也○議可□也
才則孔豈○非之題也○何關其○遂命之變也○與詩百通
義是節也○不善其終○講何短也揭招于幽宮所存者
遠也

良鍾口闕奇士
友聲先吉果然

哀辭

鄭生祐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民而名不大著于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鋭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容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歎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殀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

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雎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者輙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

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世○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偉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戚○其禍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

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緯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營。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藏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儗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嚚昏兮稔姦慝。人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夭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

天天茫茫兮曷憯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夏鍾曰筆端欲侵造化

吳氏二賢母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

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謹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凄凄。凉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兹。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右

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
兮節不可虧。褫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匪。夫有
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傷諒一死兮何難。
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娅。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
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
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臙珥揭羅
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
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璋。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
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

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哭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兮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爲不爾兮死無哀殘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

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顏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夏鍾日以兒女語寫壯士心石人亦爲墮淚





